

晦菴先生文集卷第六十四

書

知舊門人問答

答鞏仲至 豐

聞名願見爲日久矣茲辱枉顧乃遂夙心慰幸可
量別後又承惠問并示武夷佳句獲聞于役之暇
不廢山水之娛賦詠從容曲盡佳致尤以爲喜比
想已還官次久矣霜寒之後繼以暄暖諒惟幕府
有相起處多福熹病衰益甚最苦拘牽不能信誦
起居動作皆有所妨樞帥經由以此不得敬謁然
聞其寬和盡下想於賢佐必知所敬禮也昌父入

城未歸訂必還此度歲矣偶便寓此病軀憚於憑
几口占不謹幸深原照

答鞏仲至

掌丞轉致近問獲聞比日春序浸暄幕府優游起
處佳福足以爲慰喜衰病拘攣日甚一日死生長
短本所不計但未死之前轉動不得亦令人無況
耳告老之章州郡未肯騰奏雖荷其見憐不欲使
觸禍機然鄙意已決無所復顧爲此宿留令人腹
煩耳樞帥經由不及一見荷其答書之意甚勤繼
此未敢爲問往來多能道其政事之美而來書之

所發明尤足起人意也子約子弟近得書云歲前
明招大火其樞幾不免幸而獲全却不知其厚葬
之說但得汪時發書似頗有所不快意不知曲折
如何也叔昌老不長進亦是前日向外界多脚根
不牢實耳輕棄簞瓢之句令人深省顧未知真樂
所在則雖欲不棄而不可得此須別有箇著力處
乃足恃耳武夷續詩讀之無非向來經行所歷景
物宛然益歎摹寫之妙詩序縱橫放肆多出前人
未發之祕但詆江西而進宛陵不能不駭俗聽耳
少時嘗讀梅詩亦知愛之而於一時諸公所稱道

如河豚等篇有所未喻用此頗疑張徐之論亦未
為過至於寂寥短章閑暇蕭散猶有魏晉以前高
風餘韻而不極力於當世之軌轍者則恐論者
未盡察也不審賢者雅意謂何所錄警策二卷者
亦可使得一見耶此人還日幸望錄寄千萬之望
貴眷郎娘二佳裕兒輩蒙問感感昌父昨日得書
已到家矣寄詩甚富孤瘦亦益甚矣憲臺王幹前
日過此嘗託致區區今有一書與之煩為轉達
中囑渠一二事幸為扣其可否以語直卿也

答鞏仲至

稍不聞問已劇馳情昨日遞中奉告之辱獲審比
日春和幕府多餘體履佳適良以為慰錄寄舊詩
得以快讀雄麗精切歎服深矣簞瓢之句得其全
篇又深感慨也但梅詩之評未能盡解當俟得所
集錄始敢扣也張巨山乃學魏晉六朝之作非宗
江西者其詩闊澹高遠恐亦未可謂不深於詩者
也坡公病李杜而推韋柳蓋亦自悔其平生之作
而未能自拔者其言似亦有味不審明者視之以
為如何也無由面論臨風快想因來更望切磋商
究之老病久已無復此夢亦聊以暇日銷憂耳告老

之章已上但已差晚爲可恨故舊諸賢不得不任其責也留徐方脫囚拘彭曾幾墮補處世途艱險吁可畏哉然亦何可避也

答鞏仲至

遊中兩辱惠書并有詩筒之況荷意勤矣又知小姪劉見皆以垂念之故得以竊食益深感愧信後清和恭惟莫府有相起處佳福所需惡語尤荷不鄙此於吾人豈有所愛但近年此等一切廢置向已許爲放翁作老學齋銘後亦不復敢著語高明應已默解不待縷縷自辨數也抑又聞之古之聖

賢所以教人不過使之講明天下之義理以開發其心之知識然後力行固守以終其身而凡其見之言論措之事業者莫不由是以出初非此外別有歧路可施功力以致文字之華靡事業之恢宏也故易之文言於乾九三實明學之始終而其所謂忠信所以進德者欲吾之心實明是理而真好惡之若其好好色而惡惡臭也所謂修辭立誠以居業者欲吾之謹夫所發以致其實而尤先於言語之易放而難收也其曰修辭豈作文之謂哉今或者以修辭名左右之齋書固未知其所謂

若盡如文言之本指則猶恐此事當在忠信進德
之後而未可以遽及若如或者賦詩之所詠歎則
恐其於乾乾夕惕之意又益遠而不相似也鄙意
於此深有所不能無疑者今雖不敢承命以爲記
然念此事於人所關不細有不可以不之講者故
敢私以爲請幸試思之而還以一言判其是非焉
至於佳篇之貺則意益厚矣顧惟頓拙於此豈敢
有所與三復以還但知贊歎而已然因此偶記頃
年學道未能專一之時亦嘗間考詩之原委因知
古今之詩凡有三變蓋自書傳所記虞夏以來

及魏自爲一等自晉宋間顏謝以後下及唐初
自爲一等自沈宋以後定著律詩下及今日又爲
一等然自唐初以前其爲詩者固有高下而法猶
未變至律詩出而後詩之與法始皆大變以至今
日益巧益密而無復古人之風矣故嘗妄欲抄取
經史諸書所載韻語下及文選漢魏古詞以盡乎
郭景純陶淵明之所作自爲一編而附于三百篇
楚辭之後以爲詩之根本準則又於其下二等之
中擇其近於古者各爲一編以爲之羽翼與衛

李杜言之則如李之古風五十首杜之秦蜀紀行
遺興出塞潼關石濠夏日夏夜諸篇律詩則如王

維韋應物輩亦自有蕭散之趣未
至如今日之細碎卑冗無餘味也

其不合者則悉去之不使其接於吾之耳目而入於吾之習次要便方寸之中無一字世俗言語意思則其為詩不期於高遠而自高遠矣然顧為學之務有急於此者亦復自知材力短弱決不能追古人而與之並遂悉棄去不能復為況今老病百念休歇寧尚復語此乎然感左右見顧之重若以為可語此者故聊復言之恐或可以少助百尺竿頭更進一步之勢也來喻所云漱六藝之芳潤以求真澹此誠至之論然亦須先識得古今體制雅俗鄉

更洗滌得盡腸胃間夙生葷血脂膏然後此話方有措如其未然竊恐穢濁為主芳潤入不得也近世詩人正緣不曾透得此關而規規於近局故其所就皆不滿人意無足深論然既就其中而論之則又互有短長不可一槩抑此伸彼況權度未審其所去取又或未能盡合天下之公也此說甚長非書可究它時或得面論庶幾可盡但恐彼時且要結絕修辭公案無暇及此耳記文甚健說盡事理但恐亦當費考歐曾遺法料簡刮摩使其清明峻潔之中自有雍容俯仰之態則其傳當愈遠而

使人愈無遺憾矣。借易併及愧悚之深，不審明者於意云何。亦幸有以反覆之也。長溪王君之詩，竟如何。此有一黃子厚者，其詩自楚漢諸作中來，絕不類世人語。人亦少能知之。近以社倉出內議，察不謹，狼狽憂鬱，以至於死，甚可傷也。放翁詩書錄寄幸甚。此亦得其近書，筆力愈精健，頃嘗憂其迹太近，能太高，或為有力者所牽挽，不得全。此晚節計，今決可免矣。此亦非細事也。仙遊之政，無人肯為，推出此理勢之常，無足恠者。況在渠家法，又為不當計。此耶。偶得浙漕去秋策問，謾錄去。

見之不足清議，固知不可泯滅。然能出此，亦不易也。熹病益甚，跬步不能自致，而神昏氣痞，支體酸痛，殆非久作人間客者矣。休致之請，前月初間附便以行。至今寂然未聞，可報恐所附人遲滯不達，設更淹留，當自有臺劾施行，不待催督矣。

答鞏仲至

久不聞問，良以鄉往前日，便中特承惠書，具聞近況，足以為慰。訊後劇暑，恭惟幕府有相尊履，佳福熹衰病沈痼，日甚一日。告老之章，且幸得請。將謂世已相忘，然猶未脫誰何之域。尸居餘氣，何足加

念彼亦正自過慮也遠承垂問深感愛念戕敬固
非所敢當者然亦恨異時不得託名文集中耳修
辭齋名本意乃如此然易之本旨自有先後前書
固已言之矣栗字再見虞書皆莊敬謹嚴之意以
是名齋非徒有取於木也扁榜便欲爲書偶數日
臂痛不能運筆且當少須也說詩之謬甚愧率爾
然後來細讀前後所示諸篇始能深味雋永之趨
蓋已自成一家之言矣豈當復有所措說於其間
哉但來書所論平淡二字誤盡天下詩人恐非至
當之言而明者亦復不以爲非是則喜所深不識

也夫古人之詩本豈有意於平淡哉但對今之狂
恠雕鏤神頭鬼面則見其平對今之肥膩腥臊酸
鹹苦澁則見其淡耳自有詩之初以及魏晉作者
非一而其高處無不出此左右固自以爲亦嘗從
頭看得一過而諳其升降沿革矣則豈不察於此
者但恐如李漢所謂謂易以下爲古因以爲無所
用於今世不若近體之可以悅人之觀聽以是不
免有是今非古之意遂不復有意於古人之高風
遠韻耳又謂有意於平淡者即非純古然則有意
於今之平淡者得爲純古乎又謂水落石出自

歸此路則吾未見終身習於鄭衛之哇淫而能卒
自歸於英莖韶護之雅正者也鄙見如此幸試思
之以爲如何也荆公唐選本非其用意處乃就宋
次道家所有而因爲點定耳觀其序引有費日力
於此良可惜也之嘆則可以見此老之用心矣夫
豈以區區掇拾唐人一言半句爲述作而必欲其
無所遺哉且自今觀之其所集錄亦只前數卷爲
可觀若使老僕任此筆削恐當更去其半乃厭人
意耳不知此說明者又以爲如何也放翁近報亦
已掛冠蓋自不得不爾近有人自口邊來云今

議者欲起洪景盧與此老付以史筆置局湖山以
就閒曠已而當路有忌之者其事遂寢今日此等
好事亦做不得然在此翁却且免得一番拖出來
亦非細事前書蓋已慮此乃知人之所見有略同
者或云張伯子實唱其說此亦甚不易也得江西
書云孫從之亦已物故人物眇然令人短氣此亦
非人力所能爲也留衛公一書恐有的便煩爲遣
去似聞樞帥已有奉祠之命不知然否果爾必送
來因得過留爲數日之以幸甚

答鞏仲至

選中辱書獲聞比日盛者幕府優游起居超勝良
以爲慰新詩見寄尤荷不鄙讀之便覺烏石靈源
去人不遠當此炎燠洒然如班寒門而濯清風也
記丈更定莊重詳實足以傳遠悟老真不朽矣放
翁筆力愈健但恨無故被天津橋上胡孫擾亂却
爲大耳三藏覩見柳州南澗等詩最是放不下者
但其氣格高遠旨趣幽深故讀之者苦不甚覺此
亦古今文字言語得失利病之所由可不審哉景
迂誌文謾令錄示亦一渠文要自不可曉也氣候
不佳故舊中時復塌一一兩人令人鬱鬱仲止不

謂乃能自立如此深可愛敬尤喜南澗之有後足
強人意也黃巖老中明過此亦嘗相訪惠詩一篇
甚佳亦見其刊行小佳冠以誠齋之詩稱其似蕭
東夫且謂東夫似陳後山而平生未見東夫詩也
此事至爲淺末然看却魏晉以前諸作便覺無開
口處甚可笑耳焦山瘞鶴銘下有冬日泛舟詩一
篇句法既高字體亦勝與銘文意象大略相似必
是一手作者自題王姓而名逸近世好事者亦少
稱之獨趙德夫金石錄題識頗詳而以作者爲王
瓚必是當時所傳本其石尚完也今選詩中有此

名字而此詩體製只似庾文恐又或非一人不知亦曾見之否中間託陳安行子弟問之云從來無問及者獨張機仲臨鎮時嘗遣人摹之因得數本今往一通幸試考之以爲如何也熹病日益侵無足言者承欲冬間謁告還浙千萬迂轡爲數日之留當得款晤以盡所欲言者

答鞏仲至

熹以氣痞益甚不能親布前幅來書在遞角中而詩卷乃似有折動處不知何故以此知遠書亦難多談也向說簡齋詩有合既定處如能爲之料理

辛爲印一本來只用粗紙庶得就冊塗改附回改正易爲力呂書奏議近方得見印本因得詳考當日規模機會深可歎息但其間亦不免有漏落此間人有寫本與此互有詳略其間擊人者恐其子弟避仇刪去如密奏條畫誅范瓊計策後卒施行其語亦是一大公案不知何故亦不載也前書方報黃子厚之死今有方伯謨者亦死矣其詩比子厚更溫潤可觀方進未已乃年甫五十而逝充足傷惜也

此間有劉叔通者亦能詩今日得其兩篇讀以

寄呈不識高明以爲如何也熹又上

答鞏仲至

比日秋冷恭惟幕府燕閒起處佳福此間數日前
一水非常今幸無它聞下流頗有所損不知果如
何但兩意未已早稻十分成熟而不得以時收割
此爲可慮耳近日得昌父斯遠書附到書一角今
附往中有大卷意必是詩累年不見斯遠一字必
發封觀之又不欲破戒或看畢幸轉以見示也但
斯遠省闈不偶家無內助嗣續之計亦復茫然急
欲爲謀婚之計而未有其處不知親舊間亦一
爲物色處否想二公書中亦須說及此事
囑此間無處可致力只得并奉浼也

答鞏仲至

前蔡君歸辱書及此專人又奉手告欣審比日秋
暑尊候萬福一水遠近多罹其害此間亦然所不
及門者三五尺耳簡齋詩已領但得閩本就校即
刊脩覆校尤易爲力旦夕稍暇或取此間所有者
塗改寄呈也呂公奏議恨未見鄭武子所校本鄭
乃其客必無舛繆也王瓚詩誠如所喻劉詩得經
題品甚幸旦夕當令錄數篇奉寄也所論自刊詩

文此風極可笑又可歎也樓記婦銘筆力甚勁歎
仰而已尹少稷文近世誠不易得晚節狼狽殊可
惜也晁銘不可曉亦不但此篇不知當時何以得
重名於世也日鑄之惠感領厚意來使立俟未有
以爲報也

答鞏仲至

前日人還草草附報殊不盡意比秋益涼恭惟起
處多勝陳詩誤字今別用紙錄去須逐字分付修
了看過就此勾消了方再付一字乃可無誤此雖
細事然亦須經歷方見自然成法也樓記不知已
入石未細看尚有两二處可疑具之別紙幸更詳
之也匆匆附遞不暇上及未由承晤千萬自愛

答鞏仲至

武夷非建山之全體不待辨而知且於此上下文
無所屬似成剩語若欲破蘇公茶圃之說則語又
太略兼亦本不相關也漕司所領茶事止爲土貢
玉食之一端耳非如他路與鹽法並行而領於一
司也今云鹽爲大而茶次之似非事實又車運之
策此殊不聞不知其說果如何也夫爲政者材可
以勝乎事事不可以勝乎材此兩句頗類舉子文

然亦謂欲其材之勝乎事不欲事之勝乎材則可
今此語勢似未妥帖試深味之可見可以二字正
富公碑中趙濟能搖之類也上呈

答鞏仲至

置中奉告欣審比日秋清尊屬佳福兩詩三記併
領嘉惠尤增慰懌但鄭君之爲人不復記憶有
來示誠不易得也宗司刻石簡取得體書亦清
可愛安濟則似太詳雖云合有多說話然亦當
有所取舍觀前輩所作可見也易及此如何如
何帥官稱蓋欲以見廟堂之舊然如於古亦有

古似不若只書職名之爲正昌父得書欲

訪而病復大作但能口占一及寄未病

詩一編清苦寒瘦如其爲人亦同

正數詩皆有思致足以慰離但未知

差未耳直卿久不得書聞有家

但於渠聚徒之計則恐失之以無以爲

商量耳論作官則誠不若聚仗之爲安也

辰過門云欲請見亟附此紙不能究懷抱

聞嘗小愈今復大作拘攣滿有甚於前矣

放翁得近書甚健謾知善卦考誤無別本當

於番易求之但恐題跋之恐其累已已遭投削耳

答鞏仲至

稍不聞問積有馳情比日冬溫恭惟幕府多暇動履有休眷集郎娘一一慶喜老病衰朽有加無瘳置之不足道也但書詠未畢而不能俯躬伏几以究其業此為悵恨耳適聞帥司行下發諸舉子倉租米變糶買銀赴司送納不省何謂前政辛勤規畫為此活人之計其心甚仁其惠甚遠何忍一旦遽破壞之耶今之以政者固不可以此望之特賢者適從事於其間則似不宜有此耳不審文書

所下亦嘗關由參署而後行抑吏輩徑下之而不以白也州縣得之直便行下無復商量所幸非糶變之時且得宿留故為奉扣幸更審之若急切之用不知亦可且與行下仍舊收支否況一縣所有不多不過八百餘斛糶之得千緡司不待此而後富而徒使自是以往生子之家救接之助且將復起故時殺棄之風則作備之過將於誰責而可耶設若必有急切須至移用則向時後山工緡之米似却可以抽回蓋彼處已有社倉市戶村民一例請貸初無間隔不必為此偏惠

以厚游手而又初無收貯之地又無專掌之人以
今夏私糶之事驗之亦可見其無用而有害矣若
不收回將來不過又只如此或更別生大害負累
後人不若及今行下令其收拾椿管俟來春以後
得價之時發糶解赴使司之爲便也兼此事今年
行得非常乖繆追呼驚擾數月不定及至胥吏乞
覓飽足之後有罪者不坐而無辜者枉費從旁觀
之令人扼腕但以未決之時嫌於請囑不欲言之
今事已過乃敢說耳若欲收回便可行下徑自指
定專委一二人爲首及早收拾蔡姓者極富且畏

事似可託也

即鄉時去相見名六瑞者之族

衰退之人不當與此

若非莫府有吾人在則亦不復能啓口矣然其可
否當自以盛意財之勿使外間人知拙者嘗有言
以重其咎也亟作此託任尉附便或發遞以行勿
匆不暇它及直卿一書幸指揮送達向見說冬間
欲謁告暫歸湖中計必取道於此儻得左顧庶幾
少款

答輩仲至

前日方以尺書附遞不審已達未也便中獲書得
聞比日冬溫莫府從容起處佳福足以爲慰水西

之遊甚恨不得陪杖屨然細讀詩文已如身歷而
目見之矣舊聞此處頗佳亦未嘗得到也昌父後
來不得書只得彼中知識報來云病未能出戶不
知後來復如何良可念也世本舊聞先人說家間
亦嘗有之以兵火失去然則世間亦須尚有本但
今見於諸經注疏者恐亦或出附會假託未必可
憑據正亦不必苦求耳謝鳳之文不知果何如近
日廬陵人來說紹興間有太府丞長樂陳剛中彥
柔者坐以啓賀胡澹菴謫安遠宰而死周益公尚
識其人因爲檢長樂志則但云終於江陰簽判都
不及所歷官及謫死事方此爲扣其鄉人使尋訪
之此其不幸又有甚於謝鳳者尤可歎也前書所
論廩粟事不知已爲料理否切勿令外間知僕嘗
有言也福州舊有楚詞白本不知印板今尚在否
字書板樣頗佳歲久計或漫滅然讎校亦不至精
不知能爲區處因其舊本再校重刻以貽好事否
如能作此即幸報及待爲略看過結緣也近讀伯
恭所集文鑑極有可商量處前輩要亦多浪得名
者不知後世公論竟如何爾

答畢仲至

熹近以兩書附遞知皆達否李教授過門甚遽欲作書而不暇著卦說今日方得之因以附納幸視至江西諸郡如元城語錄之類雖免雜燒然皆束之高閣此獨幸免豈非種樹醫藥之儔皆所不禁也耶可發一笑

答鞏仲至

昨日吳應辰來辱書今日又得遞中答字獲審比日冬寒尊履佳福深用慰感火後佳句曲盡事情引而伸之有足為長太息者豈止此而已哉示喻米事已悉其人前日亦錄得縣中所被倖廳公文不看云奉帥司之命本欲封呈猝尋未見也度令自不能已須別得一文字說破前日之誤乃可止耳須早行下為佳不可更待報矣後山之人不待別儲而飽收還乃為上策幸更審之此却須俟見報萬一必以前人已行不欲廢罷即俟丞歸當如所諭也但富家深懲往事亦自畏其累已未必敢承當耳

答鞏仲至

昨日遞中辱書具審比日莫府優游所履佳福良以為慰痔疾想已平復此疾人多有之僕亦嘗為

所苦然見人用刀仗毒藥攻之者或至反爲大害
因只服黃連枳殼等藥及用馬藍菜煎湯薰似覺
有效不審曾用之否喜足弱氣痞過寒益甚此兩日
來雖用兩人扶掖亦行不得長至前後因感冒伏
枕幾不能起衰老自應如此亦不足深恠也楚詞
板旣漫滅雖修得亦不濟事然欲重刊又不可整
理使其可以就加讎校若修得了可就彼中先校
一番却以一淨本見示當爲參訂改定商量若別
刊得一本亦佳事也近得古田一士人所著補音
一卷亦甚有功異時當併以奉寄也陳寺丞事嚴

老之兄尚未報來年歲未遠亦須尚可詢問但當
時作地志之人亦太草草耳文鑑誠如此論李文
叔前此亦但見其論文數篇頗有可觀今亦不能
記憶但如戰國策序則恐文健意弱太作爲傷正
氣耳要之文章正統在唐及本朝各不過兩三人
其餘大率多不滿人意止可爲知者道耳直卿尚
未到此初意其來可以久遠相聚不謂又爲諸生
所留亦其食貧不得不爲此耳三詩皆佳作但首
篇用韻多所未曉前此所示諸篇亦多有類此者
屢欲奉扣而輒忘之古韻雖有此例如大明詩
與與叶之

然在今日却恐不無訛謬之嫌耳然林與與叶亦是秦語以興為韻乃其方言終非音韻之正也

人語猶如此蓋多用鼻音也 名畫想多有之性甚愛此而無由

多見它時經由得畫携以見顧使獲與寓目焉千

萬幸也彼中亦有畫手能以意作古人事跡否此

間門前眾人作一小亭舊名聚星今欲於照壁上

畫陳太丘見荀朗陵事而無可屬筆者甚以為撓

令錄其事之本文去幸試為尋訪能畫者令作一

草卷寄及為幸但以兩幅紙為之此間却自可添

展也又有一事鄉見聖泉寺有李邕碑龜趺螭首

鐫刻甚精六螭糾結既異今製而龜狀逼真雖稍

破析然猶有生意也幸為尋一木工巧於雕鏤者

以木寫之用寸折尺不過高尺餘便中寄示為望

放翁老筆尤健在今當推為第一流近聞復有載

筆之招不知果否方欲往求文字或恐以此疑賤

避之為累未必肯作耳悟老化去甚可傷血疾渠

舊有之未必服藥之悞也意公恨未之識見劉

叔通說向在三山見一老僧自云客石林家甚久

頗能道其餘論不知便是此人否如其不然亦可

因令尋訪計其年事亦當是七十以上矣雖無老

成人尚有典刑此語深可念也前懷安尉楊岳從
事乃龜山先生之孫鄉來在官不幸盲廢稼軒憐
之爲之呼醫治療竟不能視後來鄭樞特爲請祠
今在彼城中寓居因其便還匆匆附此渠必不能
出謁以其賢者之後時遣人存問之少有乏無力
可周卹計亦所不憚也病中迫不得已不免作一
文字精力不逮殊覺辛苦此間窮陋無人商量甚
恨相去之遠不得就求訂正也

答鞏仲至

春寒多病未能奉一字以爲新歲之慶遽中忽

惠問獲聞比日幕中多暇起處寧適足慰馳情嘉
疾極衰無足云者示喻所苦亦已向安甚善此疾
最忌飲酒若能痛節當不藥而愈也楚詞脩未旋
子旋寄數板節次發來爲幸古田補音此間無人
寫得今寄一書與蘇君幸轉託縣官差人賫去鄉
下尋之就其傳錄尤便亦聞渠寫本頗經刪節已
囑令爲全錄去矣然此嘗編得音考一卷音謂集
古今正音協韻通而爲一考謂考諸本同異并附
其間只欲別爲一卷附音考後不必攙入正文之
下礙人眼目妨人吟誦也其詳密正更有

同但擇一穩者為定可也又附此古田金書俟
旦夕稍暇一面修寫寄呈波中不知已曾下手未
亦望隨得已了者節次寄來也若已詳善即此中
本更不須寄去矣劉侍讀書氣平文緩乃自經術
中來比之蘇公誠有高古之趣但亦覺詞多理寡
苦無甚發明耳大抵古人文字要當隨其所長取
之難以一時所見遽定品目也李文叔論文諸說
向見林擇之有之不曾寫得已書報令錄去或可
并移書古田就取也書寄許觀甚幸當得附之也
所願也聚星閣此亦已今草草為之市工俗筆殊

下小也 意亦嘗輒為之其質今謾錄去幸勿示人
也余尋之作竟能否便中并望早寄及也石林胡
僧頃亦見之蓋葉公自有鑒賞其所使臨摹者必
當時之善工也要之年來事事漸低此等人物亦
自日少一日為可嘆耳龜跋恐須作全者向見所
隕之元故亦在側也吳山武信為筆但龜背
之文正脊之甲五應五行次甲八應八卦又次甲
廿四應節氣亦自然之理此却不然也父子細然
九方臯之相馬又不當以此論耳記頃未之見
世間此等遺落下遇知者可勝數哉放翁久不得

書欲往從覓一文字所繫頗重又恐賤跡累其外
騰未敢啓口也楊君荷枉顧此其不易得又有甚
於前二公矣榮陽始亦甚越越令汪季路百計脅
之乃肯聽耳此君殊可念有可垂手處幸曲為拯
拔也長樂劉君一書煩為轉達直卿云渠有知識
在城中已令批在書背幸令人問之恐未有便即
告專介為送至縣中託縣官遣人達之蓋所編禮
書在渠處欲亟取來趁此疾病少間之際并力了
之故不可緩切幸垂念也欲言甚衆書不能盡述
禹之禱悟老聞欲為志

亦甚幸也

答輩仲至

陳太丘詣荀朗陵貧儉無僕役

陳寔傳曰寔字仲子穎川陳昌

人為聞喜令太丘長風化宜城先賢行狀曰荀
淑字季和穎川穎陰人也所核韋稱勸牧之中

執案刀筆之吏皆為美彥舉乃使元方將車

方正補朗陵侯相所在流化

行狀曰陳紀字元方寔長子也至德絕俗與寔
高名並著而弟譙又配之每宰府召羔鴈成

羣皆三君季方持杖從後長文尚小載著車

百城皆圖畫

中既至荀使叔慈應門慈明行酒餘六龍下食

張璠漢紀曰淑有八子儉繼璠璠汪爽前數人
居西棗里縣今苑康口昔高陽人子八人
遂署其堂曰高陽文若亦小坐著都前于時太
里時人號曰八龍

史奏真人東行

禮道書續晉陽秋曰陳仲弓從子姪遺荀父子時德星聚

太史奏五百里賢人聚

所畫陳荀聚星事若作兩段即前段當畫太丘乘牛車在塗而元方等待行後段當畫叔慈應門朗陵對客七龍侍食又當重畫太丘與朗陵相對而二子一孫侍立又叔慈本在門外迎客客既入燕則又不當又立門外亦須畫其侍立於朗陵之側此皆似涉重複兩段之間又須更作山石林麓分隔前後皆費注解若只畫作一段則但爲太丘乘車到門之象而叔慈在門外迎客七龍扶侍朗陵

出至庭中而文若在其後即免重複亦有遺意但却不見對飲行食及坐文若於邾前事有不備耳凡此未能自決不知盛意如何更望相度及與畫者商量取令穩當乃佳耳

更考後漢處士冠服教之

答鞏仲至

兩承惠書良慰馳想比日春深寒暖尚未定恭惟幕府有相所履佳福葉帥昨日已過此聞張書當來不久計賢者必護印至境上若得早來使可宿留爲一兩日款深所望也楚詞當俟面議元本字

亦不小可便以卜竹紙草印一本携以見示此間
匠者工於剪貼若只就此訂正將來便可上板不
須再寫又主一重脫誤亦省事也蘇君處所寫補
音如已到幸亦携來此間所有本子不全恐將來
閱略却不滿人意也聚星圖此間已先令人畫今
詳所寄大槩不甚相遠但此間者車中堂上有兩
太丘心頗疑之今得所示却差穩當此必嘗經明
者較量也但閩中人不好事畫筆幾絕爲可歎耳
禮書半藁略可寫淨旦夕寄直卿處仍就使廳借
筆吏數人抄過一本王元石亦要抄一本仍更爲

爲

也時論少寬但

奪不同而同出一手要路諸人有忽從
亦非意料所及不知彼中所聞果如何也
喜結局不是小事尚未得以書賀之喜衰
益甚苦楚之態亦非言語所能形容者不能復
縷也會面有期預以爲喜

答 易簡

益得孝弟便是仁

說太冗而意不精切大抵後多類此

言語輕躁動輒有忤知和緩可療而臨事復然

小學之書先在於一切世味淡薄自然見富貴不歆羨見貧賤不厭惡臨患難無求免一向優人抑己損躬裕物之事皆可優爲之先生編集是書此意尤多如顏氏家訓六事豈貪名徇俗羨慕者能之推此則胎教之始以至五品之遜各盡其道皆由此充按伏罪過全在不能去一矜心所以諸病皆由於此

文字且逐條看各是一事不須如此牽合

小學之書自明倫五段明父子章全在一親字上明君臣章全在一義字上明夫婦章全在一

一明長幼章全在一序字上明朋友章全在一交字上始讀昏禮萬世之始至男女有別然後父子親

漢武帝溺於聲色游燕後宮父子不親遂致戾太子之變此亦夫婦無別而父子不親之一證語在戾太子傳可檢看然亦非獨此也

問敬

敬不是萬慮休置之謂只要隨事專一謹畏不放逸耳不須許多閑說話也

小學賓客之禮見於朋友之章莫以一時之交

亦有切憇之意相觀而善之理否

亦須如此理會賓主自是朋友之類如鄉鄰還往及師弟子之屬於五達道亦朋友之類也不入此門則無管攝處矣

讀書求意義雖知爛熟之為美而氣習已慣惟心不多之念未能頓忘

此非便當改之不須更如此支蔓

學內則三十有室遜友視志

此句孟公已有說其餘亦大槩立一節限耳

馬援以譏議戒諸子而不免於譏議

馬援之言自可為法不須如此支蔓如此則須削去此段後生又如何得聞此一段說話而以為戒乎理之根原推演孝義

不記此話頭因何而起若與安卿所問同是一時所聞則渠說已得之矣

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

敬義自有輕重然所說太冗

孟子卷氣說

此條差勝然却只是依放集注別無新說看文字
且要如此理會教本文本說精熟久之自隨淺深有
見處正不必支蔓生說穿鑿援引也

答何倅

前蒙誨及經書中所說欲字以鄙意所見人之生
不能不感物而動曰感物而動性之欲也言亦性
所有也而其要係乎心君宰與不宰耳心宰則情
得正率乎性之常而不可以欲言矣心不宰則情
流而陷溺其性專爲人欲矣若夫所謂可欲之謂
善蓋指言體元者善之長之意心之所爲宰者也
要當默識之而不可以言語論也不知是否更望
見教尺書莫盡此悰

答江彥謀

所論正蒙大旨則恐失之太容易爾夫道之極致
物我固爲一矣然豈獨物我之間驗之蓋天地鬼
神幽明隱顯本末精粗無不通貫而爲一也正蒙
之旨誠不外是然聖賢言之則已多矣正蒙之作
復何爲乎恐須反復研究其說求其所以一者而
合之於其所謂一者必銖銖而較之至於鈞而必
合寸寸而度之至於丈而不差然後爲得也孟子

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正爲是爾今學之未博說之未詳而遽欲一言探其極致則是銖兩未分而臆料鈞石分寸不辨而目計丈引不惟精粗二致大小殊觀非所謂一以貫之者愚恐小差積而大繆生所謂鈞石丈引者亦不得其真矣此躐等妄意之蔽世之有志於爲己之學而未知其方者其病每如此也明道先生行狀云先生教人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洒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病世之學者舍近而趨遠處下而窺高所以輕自大而卒無得也此言至矣彥謀以爲如何

答趙宰

伏承誨諭良荷不鄙但以學杜門不敢干與外事向來雖聞貴縣令保正副出錢雇募耆長人甚苦之亦不敢遽有稟白但嘗因下問之辱欲乞博詢民情之所利病而罷行之正爲此耳初不知其爲倉司指揮亦不聞他縣之有此也今聞已行罷去自此境內應役之家得保上業則其受賜已厚而上司當亦能察其無他矣恐不必更假拙者之言以爲重輕也自餘曲折更託劉監廟稟知并幾情照

答吳尉

聞以職事見知憲臺甚尉然聲聞過情君子恥之
初官僻縣遽爲上官獎拔如此可以爲懼而未可
遽以爲喜且當痛自檢飭黽勉王事謹終如始不
可便爲恣肆及萌躁進之心也

答吳尉

岳倉書曲折前書已報矣只此便是學問底道理
平日所與講論者不過此耳幸思之仕官只是廉
勤自守進退遲速自有時節切不可起妄念也言
期不遠不審何日定行到官凡百以廉勤愛民爲

八
佳

答吳尉

大抵守官只要律已公廉執事勤謹晝夜孜孜如
臨淵谷便自無他患害纔是有所依倚便使人怠
惰放縱不知不覺錯做了事也官所不比鄉居凡
百動有利害諸事切宜畏謹也

答趙郎中

熹伏蒙垂喻先正忠簡公行狀不勝恐悚此事初
以令兄提舉郎中見屬之勤不合容易承當旣而
精力日衰失前忘後記事作文比之昔日倍覺費

力況此事體之大不唯先丞相一身之德業難遽
形容而事關國論將來史官所據以垂萬世者將
在於此自度恐終不足以辦此今陳丈君舉郎中
相敏該洽詞筆高妙皆熹所不能望其萬一者若
舉而屬之公論無不以爲宜者而熹託契門下旣
久且厚固無形迹之嫌也專此布懇伏幸深察

答趙尉

望

九月八日熹扣首復書剡尉趙君奉議熹未得識
面而遠辱貽書副以手劄已荷厚意而示以先正
中丞行實使之論述以附其後則意又甚厚而非

喜區區所得當也顧於先德慕用之深又不敢辭
輒具數語如別紙若當代諸賢已有跋語幸以附
其後而奏議之書尚欲寅緣請得一觀儻辱開許
只託石滌州附上虞潘幹處或寄臨安趙節推彼
應時有便來也適此俗冗留來使數日乃得布此
病倦草草仍不復作劄併幾情亮向寒千萬以時
爲門戶自愛講學之意尚俟他日得以面論不宣
熹再拜

答卓周佐

示喻已悉鄙意嘗謂朝廷設官求賢故在上者不

當以請託而薦人，士人當有禮義廉恥，故在下者不當自銜鬻而求薦，平生守此，愚見故爲小官時不敢求薦，後來叨冒刺舉，亦不敢以舉削，應副人情，官吏亦不敢挾書求薦，其在閑居，非無親舊，在官亦未嘗敢爲人作書求薦，唯老成淹滯，實有才德之人，衆謂當與致力者，乃以公論告之，此事首末衆所共知，向者亦屢嘗奉告矣，今乃復見喻如此，此何貪躁不思之甚耶！前日已稟尊丈教子如此，似非所謂義方，喜若在官，有人合薦者，見其如此，亦不復薦之矣，況使作書死轉求薦耶！試思此言反己爲學，異時才德有聞，自不患於不達，今不須如此汲汲反取人鄙薄也。

答任行甫

治甲銷鈔足見州郡相知之意，職事固不可不盡心，然凡百亦宜韜晦，勿太向前爲佳。

答任行甫

塵中汨沒墜墮了人，須是忙裏早晚提撕，時以書冊灌溉，勿令斷絕，爲庶幾爾。潘書亦非所急，不知本竟如何，當時是韓范二公所編，須稍詳備，有條理，若有筆史抄取一本，亦佳也。

答任行甫

前書所論賣鹽事既是州府相委無如之何只得竭力但不可因此多有更張以形跡前人廣陳利害以取衆怨如私會之類乃為佳爾況賣鹽一事是州府財計本根尋常是幕官職事今以監當處之已不穩當萬一須犯此二戒尤為不便即不若託以病或別作緣故以力辭之之為愈也況今已書一考在任之日不多自可漸為去計豈可更當此委任取人忌嫉正使無前所說二事衆人亦必側目若不早自引退必有後悔無疑更審思之久欲奉報此事因循至今深以為悔偶有此便謾附不暇他及也

答任行甫

承有來期尤以為喜但不知新官到後便得脫否所謂不敢不自警者更宜深念居今之世惟有味退後勿求人知為上策耳官單祿薄雖不快意然比之一介寒士區區數學仰食於人者則已為泰矣若以為不足妄有覬覦恐所得無幾而後日之悔將有不可追者千萬深思餘在面見乃可決爾

答許進之

人生諸事大抵且得隨緣順處勉力讀書省節浮費令稍有贏餘以俟不時之須乃佳耳前書所論孟子偶以病中不暇細看今尋未見讀書且熟讀細看自當漸見意味不可支離穿鑿以求見解也

答程傳之

熹與足下爲同郡人然彼此未相識面而足下以書先之此意厚矣夫佛老之言不得以道名足下之說是也至於吾之所謂道與其所以求之之方則足下之言有略而未究其蘊者無從而講風

答呂紹先

衰拙之所敢知者不知所以報也示喻所以持守門戶不妄取予之意甚慰所望更冀勉旃以承先訓地遠無以致區區此意不敢不盡也

答呂紹先

承喻亦苦食貧此吾輩之常唯當益堅所守庶不墜先訓爲佳耳

答江端伯

示喻爲學之方足見留意事物未見不可逆料誠

如所論唯有因聖賢之所已言者而求之爲庶幾耳故爲學不可以不讀書而讀書之法又當熟讀沈思反覆涵泳銖積寸累久自見功不惟理明心亦自定若欲徒爲涉獵而求此理之明又欲別求方便以望此心之定其亦難矣

答潘立之

所論西銘大槩亦只是如此看不知近日更讀何書有商量處便中可示及也所問祭禮古人雖有始祖亦只是祭於大宗之家若小宗則祭止高祖而下然又有三廟二廟一廟祭寢之差其尊卑之殺極爲詳悉非謂家家皆可祭始祖也今法制不立家自爲俗此等事若未能遽變則且從俗可也支子之祭亦是如此竊謂只大宗子之家立主而祭其支子則只用牌子其形如木主而不判前後不爲階中及兩竅不爲櫝以從降殺之義不知如何可更商量也

答趙民表

古人之學以致知爲先而致知之方在乎格物所謂格物云者河南夫子所謂或讀書講明義理或尚論古人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而處其當否皆

格物之事也格物知至則行無不力而遇事不患其無立矣然欲從事於此要須屏遠外好使力專而不分則庶乎其進之易耳

答謝與權

伏蒙致政知縣學士寵賜手書喻以先契伏讀悲感不可具言且審即日春和燕居清暇壽體康寧又竊忻慰熹晚學無似徒以少日習聞父兄師友之訓稍知用力於句讀文義之間區區自守欲寡其過而未能固不敢坐談之奧驚世駭俗以負所聞也老父過聽以爲可教辱先以書語以淵源所自來者顧熹何人可以與此屬此跼伏未有趨侍之期引領向風但切傾仰程書固不能無誤亦恨未得面承質其是非姑因便風寓此致謝伏惟以時節宣益綏壽祉是所深望

答陳暮

辱書甚厚但所謂先知先覺則今世自有慨然任其責者而熹非其人也所論爲學之意亦甚善顧此乃終身事業非可索於咄嗟指顧之間者但當循序講明著實持守不令日用之間少有間斷如是久久當自得之不當較訂功程如世之出舉錢

商子本者之營營也

答劉朝弼

承示以文編感相與之意。厚讀之三日未得其所以然故敢布之左右。喜聞君子之於學非特與今之學者並而爭一日之功也。固將來至乎古人之所至者而後已。然後可與語學矣。夫將來至乎古人之所至者而後已。則非現撫綴緝之所能就。其必有以度越世俗庸常之元而直以古人之事自期。然後可得而至也。夫古人之學何為哉。致知以明之。立志以守之。造之以性。而深充之以光大。雖

幸乎聖人可也。不出乎此而營營馳騁於末流。退

意。思惟懼夫蓄藏之不富。誦說之不工。雖曰能

也。蓋循乎古人之事。上之可以

以安性命。而固貧窮得時而

由今之所為。極其効足以與今

子一旦之功。其得與失。又未可知

棄學與故。足下之患。患知之不明

之未至乎剛大而已。蓄藏之不富。誦

二見。君子不患矣。僕之所聞如此。故於足

詞義之間。不知所以裁。惟足下有以亮之

答陳頤剛

袁孀杜門罕接人事未嘗得見顏色而足下不鄙以書先之長牋短幅爲禮已厚而先集高文并以見貺則此意又益勤矣然區區頑鈍自少爲學知守章句謹行止冀以獨善其身無爲先人羞辱而已有如足下志尚之高規模之廣則非平生夢寐之所敢及也無以爲報愧恨亡已先公曾中之竒裏有生氣適有遠役未及細觀然竊窺一二亦足以見其爲學之凡矣序引見屬豈所敢當況又不假固當蒙見察也盛製兩編言多適用不爲苟作二復嘆仰所論治郡條目尤切事情官學得此不必以吏爲師矣

答姚掾

一 二 答盧精神

意承問及爲學之意足見志尚之遠甚慰甚慰蓋嘗聞之人之一身應事接物無非義理之所在人雖不能盡知然其大端宜亦無不聞者要在力行其所已知而勉求其所未至則自近及遠由粗至精循循有序而日有可見之功矣幸試思而勉之幸幸甚甚

答林質

疑問一條至誠之說固難躡筆遽論熹已於四子
言之矣不謂性命集注甚明恐未詳
下心寬意反復玩味必當自見或與
必得其說也

何若以為然當用其言專心
當復引他說以分其志若有
不當遠舍所受而遠求也
口耳空長枝葉而無益於
之實不頂受之是以有問而未敢對也

答范叔應

繫矩章專言財用繼言用
音由利心之起故徇己欲
不知有人此
言財用也人才用舍最係人心向背若能以
私好惡從衆則用捨當於人心矣此所以
人也

答徐景光

寵示復性一篇伏讀再三開整言甚至如所謂聖
不待覺而復賢者能求復其性者深合乎孟子
舜性之湯武反之之說又所論顏子克己復禮一

節意亦甚正歎服亡已但所云聖人之性虛寂而
靜者非所以語性所云心齋坐忘者亦非所以論
顏氏克己復禮之實也至於卒章所論心性之別
以爲心能感性則又可疑之大者熹嘗謂有是形
則有是心而心之所得乎天之理則謂之性仁義禮智
是性之所感於物而動則謂之情非隱羞惡是也
三者人皆有之不以聖凡爲有無也但聖人則心
清而心正故性全而情不亂耳學者則當存心以
養性而節其情也今以聖人爲無心而遂以爲
不可以須臾有事然則天之所以與民者何爲而
獨有此贅物乎

答吳深父

示論日用之間或有所疑而未必不善者此固見
善不明之過當汲汲於窮理然所可懼者則恐其
有可疑而不知以爲疑耳此則尤當講究體察也

答朱岑

昨辱枉書爲報不謹方以自愧茲被再告良荷不
忘之責前書下問之目皆所當疑但當自其近者
以次詢究通其一而後及其二則疑之釋也有漸
矣若衆難羣疑輻湊於胸中僕懼其徒爲此擾

而卒無開悟之日也不識足下以爲如何也
取焉願舉其疑之近者一二條以告焉
聞爲足下言之而明者擇焉

答孫吉甫

德粹之來遠辱惠書雖未識回然
志矣所論氣質過剛未能自克而強求
移變化之道夫知其所偏而欲勝之在
問屢省而痛懲之耳故周子有曰
中之說是在他人之所得而與於
不說焉下明於理而徒欲救其偏亦

過而反失夫中也故古人之學雖莫急於自脩而
讀書講學之功有所不廢蓋不如是無以見夫道
體之全而審其是非邪正之端也未由相見幸且
勉力

答汪會之

所寄大學愧爛剗刻跋語尤見留意于聖相傳門
戶路徑不過如此前世儒者未嘗孰讀而深求其
意故所以爲學者不知出此而墮於記誦文詞之
末其好高者又轉而入於老子釋氏之門此道之
所以不明不行而人才少風俗衰也但今雖幸畧窺

大旨然循其序而實用力焉亦恨未能到得古人地位所以每欲推之以語同志而求其輔仁之助於今乃得吾會之於中表間豈不幸甚更願益深考之而實從事焉使其次第功程日有可見之驗則其進步自不能已矣

與湖南諸公論中和第一書

中庸未發已發之義前此認得此心流行之體又因程子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遂目心爲已發性爲未發然觀程子之書多所不合因復思之乃知前日之說非惟心性之名命之不當而日用

夫全無本領蓋所失者不但文義之習而已按文集遺書諸說似皆以思慮未萌事物未至之時爲喜怒哀樂之未發當此之時即是此心寂然不動之體而天命之性當體具焉以其無過不及不偏不倚故謂之中及其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喜怒哀樂之性發焉而心之用可見以其無不中節無所乖戾故謂之和此則人心之正而情性之德然也然未發之前不可尋覓已覺之後不容安排但平日莊敬涵養之功至而無人欲之私以亂之則其未發也鏡明水止而其發也無不中節矣此是

日用本領工夫至於隨事省察即物推明亦必以是為本而於已發之際觀之則其具於未發之前者固可嘿識故程子之答蘇季明反復論辨極於詳密而卒之不過以敬為言又曰敬而無失即所以中又曰人道莫如敬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又曰涵養須是敬進學則在致知蓋為此也向來講論思索直以心為已發而日用工夫亦止以察識端倪為最初下手處以故闕却平日涵養一段工夫使人胸中擾擾無深潛純一之味而其發之言語事為之間亦常急迫浮露無復雍容深厚之風蓋所見一差其害乃至於此不可以不審也程子所謂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此乃指赤子之心而言而謂凡言心者則其為說之誤故又自以為未當而復正之固不可以執其已改之言而盡疑諸說之誤又不可遂以為未當而不究其所指之殊也不審諸君子以為如何

答或人

為學兩途誠如所喻然循其序而進之亦一而已矣心有不在物何可格然所謂存心者非拘執係縛而加桎梏焉也盡嘗於紛擾外馳之際一念之

間一有覺焉則即此而在矣勿忘勿助長不加一毫智力於其間則是心也其庶幾乎

答或人

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此章解釋仁字道字之所以名

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

引而不發謂漸啓其端而不竟其說躍如謂義理昭著如有物躍然於心目之間

答或人 一云與余正甫

二先生所論敬字須該貫動靜看方其無事

三懈者固敬也及其酬酢不亂者亦敬也故

四不敬儼若思又曰事思敬執事敬豈必以攝心

坐禪而謂之敬哉禮樂固必相須然所謂樂者亦

不過謂胸中無事而自和樂耳非是著意放開一

路而欲其和樂也然欲胸中無事非敬不能故程

子曰敬則自然和樂而周子亦以為禮先而樂後

此可見也則自得後須放開不然却只是守此言

既自得之則自然心與理會不為禮法所拘而自

中節若未能如此則是未有所得纔方是守法之

入爾亦非謂既自得之又却須放開也克己復禮

固非易事然顏子用力乃在於視聽言動禮與非禮之間未敢便道得其本心而了無一事也此其所以先難而後獲歟今言之甚易而苦其行之之難亦不考諸此而已矣

答或人

自此已下共十書元題答或人一云其間是答劉公度

昨來所示疑義久無便可奉報今并納還鄙說或恐夫安不惜痛加辨析也大學等書近復刊訂體製比舊亦已不同恨未有人可錄寄耳尚書頃嘗讀之苦其難而不能竟也注疏程張之外蘇氏說亦有可觀但終是不純粹林少穎說亦已前亦

詳備聞新安有吳材老裨傳頗有發明却未曾見試并考之諸家雖或淺近要亦不無小補但在詳擇之耳不可以篇帙浩汗而遽憚其煩也大抵讀書先且虚心考其文詞指意所歸然後可以要其義理之所在近見學者多是先立己見不問經文向背之勢而橫以義理加之其說雖不悖理然非經文本意也如此則但據己見自爲一書亦可何必讀古聖賢之書哉所以讀書政恐吾之所見未必是而未正於彼耳惟其闕文斷簡名器物色有不可考者則無可奈何其他在義理中可推而得

者切須字字句句反復消詳不可草草說過也

答

前書妄論想荷不鄙然亦未知果中理否但所聞於師友者如此驗之聖賢之言又如此竊獨安之不敢自棄以徇流俗耳執事議論文章多出於忠厚之意反身自求宜有以自樂者乃獨以無名為患不得試為憂而欲思其次者何耶題跋用意尤懇惻推此足以善一世之俗矣歎服之深不容復措詞也

答

學中庸無異道而所自立者有淺深但循序以造其義自見今未須懸料也孟子盡心之說喜於大學或問中嘗略言之其序可見大抵讀書且求句中大意令逐處各自分明即彼此深淺自然可見今未及各求本處文義便於彼此參考所以費力多而未易合也

見得分明反復涵泳此是要切功夫淺深之辨本非學之急務也

答

謂游揚尹侯郭張皆門人也

程門高第不止此數人如劉質夫李端伯呂與叔諸公所造尤深所得尤粹

四端五典者窮理之本

恐當云明四端察五典者窮理之要大凡盡此而可以推及其餘者本也一字而有首尾之名也了此而可以次及其餘者要也眾事而有緩急之名也以此推之則三十條者之得失略可見矣或以仁訓覺訓公者

此二訓程子已嘗明其不然恐不必更著於此

藍田呂侍講

呂終於正字未嘗作講官

張無垢

此書深關程氏而所引之言以此為號終不穩當

請更詳之又諸公稱號合立一條例差等如泰山

海陵徂徠濂溪明道伊川橫渠康節稱先生如云

孫先公如云無諡稱爵如云無爵稱

官如云程張門人及近世前輩亦如之其無官

稱字如云或兼以號舉如上今人稱

郡姓名如東萊凡姦邪則直書姓名如云

當惻隱時體其仁

孟子論四端只欲人擴而充之則仁義禮智不可

勝用不言當此之時別起一念以體其何物也無

垢此言猶是禪學意思只要想象認得此箇精靈而不求之踐履之實若曰一面充擴一面體認則是一心而兩用之亦不勝其煩且擾矣疑此不足引以爲證又云一處通透四處廓然此亦禪學意思正前章所譏初學躡等之病尤不當引以爲證也復何言哉

當云然世本豈得而出哉

格物以窮之多識前言往行以擇之就有道以正之歸諸心以居之

多識而擇之乃所以格物不當分格物多識爲二事而反以格物爲先多識爲後也格物就正固此心之所爲不待更歸諸心而後可居也且歸諸心者亦想象之而已矣未見其踐履之實亦若之何而能居乎竊恐此語不能無病若論爲學之序則中庸所謂博學審問謹思明辨篤行者盡之故程子以爲五者廢其一則非學而藍田呂氏解釋甚詳其語皆懇實而有味也

察於天行 止樂循理也

窮理者欲知事物之所以然與其所當然者而已知其所以然故志不感知其所當然故行不謬非

謂取彼之理而歸諸此也程子所謂物我一理雖明後即曉此不必言觀物而反諸身者蓋已說破此病況又如所謂宛轉者焉則其支離間隔之病益已甚矣

呂氏謂說者理之實然

誠之爲一實也然雖傳用之各有所指不可一槩論也如呂氏此說即周子所謂誠者聖人之本蓋指實理而言之者也如周子所謂聖誠而已矣即中庸所謂天下至誠者指人之實有此理者而言也濂公所謂誠即大學所謂誠其意者指人之實其心而不自欺者言也此條誠字援引不一使學者不能曉當稍分別之

呂侍講論真欲

此乃呂原明侍講

安人安百姓則又擴而大之也

修己而安人以安百姓蓋其積愈盛而其効益廣爾廣非有擴而大之之意也

致用者窮經之本

程子曰窮經將以致用也則其本末先後固有在矣今以致用爲窮經之本未安也若曰求實用

者窮經之本其庶幾乎

推己及人者治道之本恕者待人之本

推己及人即所謂恕此兩條不唯重複而別出恕字恐有流於姑息之病

程明道立門庭以慎獨兩字

賢據實理以教人初無立門庭之意慎獨固操存之要然明道教人本末具備亦非獨此二字而已審勢者平天下之本

此語未安下文亦多此類唯澄源節用立志三正一為最穩耳

順人情

人情不能皆正故古人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然引固有不必皆順之人情者若曰順人心則氣非正當耳井田肉刑二事儘有曲折恐亦未可

知良心者去惡之本

段意思未安封建之說與井田肉刑相類皆未勿輕論也

賞罰者行師之本又曰師之道又貴乎以正耳

此二語似倒置

弘毅者任重之本

據曾子說弘主任重毅主任遠

伊川論守令云云康論新法

此二事恐不類上下文意

原思為宰

衡麓之說其文義恐未安

知止

詳下文所引云云至物我俱敗矣是量力之事伊

川元城及易三節是防微慮遠之事陳希夷以下

乃為知止之事今槩以知止目之恐未盡也

和靖論語錄云云

此語恐非通論孔門之教未嘗專恃春秋而直廢
論語也

道之大本

程子論未發之中與無過不及之中不同恐更當
詳考

呂氏楊氏中字之說

此二說恐有未安處

東學溫公語常不及變

此語甚佳然終恐難持不若不論之為愈

學者於已發處用工此却不枉費心力
程子言存養於未發之前則可求中於未發之前
則不可然則未發之前固有平日存養之功矣不
必須待已發然後用工也

答

前賢之說雖或煩冗反晦經旨然其源深流遠
象從容實與聖賢微意泯然默契今雖務爲簡
然細觀之覺得却有淺迫氣象而玩索未精涵
不熟言句之間粗率而礙理處却多有之尹
嘗言經雖以誦說而傳亦以講解而陋比

味也近方見此意思若更得數年閑放未
於閑靜中淘汰之庶幾內外俱進不負平
之訓但恐無復此日耳龜山立言却似有意於
畜而不盡遂多假借寄託之語殊不快人意
之言則本是欲人易曉而其中自然有含蓄耳

答

前書所論仁義禮智不記別有何語然其大槩今
且是要識此間四字之名件訓詁而已如所示說
似太高遠反不的當也更檢遺書論孝弟爲仁之
本及仁性也孝弟用也處及博愛之謂仁又答心

如穀種之說但看此三段更以前聖賢之言參之則自見無所疑測隱不能貫三者向見何兄亦深以爲疑竟不能決此不難曉更熟看孟子不忍人之心一章及外書中明道說謝子玩物喪志之說則亦自分明矣夜氣一章所示尤未安去年曾答順之此可就取看有疑處却喻及大抵所論多未著實不周匝又時爲險句竒語軒輊於其間尤覺不穩當似是看文字少又忽略了平易處而專揀艱難高遠底看故用力愈勞而爲說愈雜可試更思之復以見示幸幸

答

以示多所未安別紙具報幸更平心詳緩細繹令意味浹洽自然安頓穩帖不如此蹉跎其險也知得如此是病即便不如此是藥若更問何由得如此則是騎驢覓驢只成一場閑說話矣誠敬固非窮理不能然一向如此牽連說過前頭却恐蹉過脚下功夫也

博文約禮學者之初須作兩般理會而各盡其力則久之見得功效却能交相爲助而打成一片若合下便要兩相倚靠互相推託則彼此擔闕都不

成次第矣然所謂博非泛然廣覽雜記掇拾異聞
以讀多取勝之謂此又不可不知

惟后非賢不又言人君必任賢而後可以致治也
惟賢非后不食言人君當任養賢之責也高宗本
意如此問者疑其成病固察之不詳而答者亦無
一人說破此意何耶

近思錄本爲學者不能徧觀諸先生之書故掇其
要切者使有入道之漸若已有得浹洽通曉自當
推類旁通以致其博若看得未熟只此數卷之書
尚不能曉會何暇盡求頭邊所載之書而悉觀之

又云少輟功求取而講味不知是猶如走馬
語尤不可曉

義利之大分武侯知之有非他人漸及者亦其天
資有過人處若其細微之間則不能無求察處豈
其學有未足故耶觀其讀書之時他人務爲精熟
而已則獨觀大旨此其大者固非人所及而不務
精熟亦豈得無欠闕耶若極言之則以孟子顏子
亦未免有如此處故橫渠先生云孟人之爲聖人
猶是蠢者

以聖爲志而忘一有事焉而勿正也循

循不已而自有所至者心之功忘勿助長也先難後獲意亦類此

學者講論思索以求事物義理聖賢指意則當極其博若論操存舍亡之間則只此豪釐之間便是天理人欲死生存亡之分至簡至約無許多比並較量思前算後也今問頭自有病痛答者又不能一剪剪斷直下剖判言愈多而道愈遠矣

問者所謂思慮邊義理上者亦曰思所以處事之宜耳但其語不莊故正叔疑其誤而直卿亦似未得其語意也

子曰動靜者陰陽之本況五氣交運則益參差齊矣賦形之類宜其雜揉者衆而精一者間或仁焉以此觀之則陽一陰二之云恐亦未可以爲非也蓋理則純粹至善而氣則雜揉不齊內君子外小人凡所以抑陰而扶陽者乃順乎理以裁成輔相而濟夫氣數之不及者也又何病乎

鄉原是云云一種小康曲謹阿世徇俗之人今日云云不義也又云曾懷明爽一日千里者此爲實曾云云以方之人與它說雖善而未必實有功夫者不同然其迫云云非他人所及也又有

謂墮於習俗之見釋氏之善者杜門獨善則可此亦非是更思之

見善明是平日功夫用心剛是臨事決斷二者皆不可闕而當以平日功夫爲先不然則其所謂剛者未必不爲狂妄激發過中之行矣

答烈公度

來書深以不得卒業於湖湘爲恨此見志道之篤然往者以銜鬻之嫌而緩於請益亦太不勇矣彼自干名我自講學彼亦安能挽我耶三千之徒豈皆確然爲道而來若以自附爲嫌則顏曾之流亦

且不屑於孔氏之門矣豈不誤哉所論主敬之說固學者之切務然此亦要得講學窮理之功見得世間道理歷歷分明方肯如此著力若於聖賢之言有所忽略不曾逐句逐字子細理會見得道理都未分明却如何捺生硬做得成如所謂齊心致敬於平旦之頃以求理之所在者亦恐徒勞而無補也古人之學欲其造次顛沛之不離今乃獨求之平旦之頃則其他時節是勾當甚事耶所論濂溪見處亦恐未然濂溪所見正爲與異端不同故立言垂教句句著實如此若如所論即是所見一

般但此公而私此大而彼小耳且既有大小公私之不同則其所同者又何事耶凡此皆恐未易遽論要當降心遜志且就讀書講學上子細用功夫之自有見處也義理細密直是使麤心看不得乍看極似繁碎久之純又貫通則綱舉目張有自然省力處向見論事文字綱領不甚分明今乃知其病之在此也借易及之千萬照亮

一文字定春秋曾熟看否未論義理且看其文字亦似見此老曾中間架規撫不草草也直卿志堅思苦與之處甚有益此道不是小事須喫些

辛苦方可望也

答或人

示喻為學次第甚慰所望果能充此聖賢門戶真可策而進矣近世學者多是向外走作不知此心之妙是為萬事根本其知之者又只是撐眉努眼喝罵將去便謂只此便是良心本性無有不善却不知道若不操存踐履講究體驗則只此撐眉努眼便是私意人欲自信愈篤則其狂妄愈甚此不可不深察而遠避之也

答或人

仁者與天爲一智者聽天所命與天爲一者嘉人之善矜人之惡無所擇於利害故能以大事小聽天所命者循理而行順時而動不敢用其私心故能以小事大然此亦各因一事而言惟仁者能如此智者能如此耳非專以事大事小爲仁智之分樂天畏天之別也仁者固能事小然豈不能事大智者固能事大然豈不能事小但其事之情則有樂天畏天之異耳保天下保一國以其德之厚薄量之大小而言亦無一定之拘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此智者畏天而保天下之事也所云忘私克己乃畏天之事樂天則無私之可忘無己之可克矣度勢量才乃計利害之私智者知天理之當然而敬以循之所以爲畏天也

晦菴先生文集卷第六十四